

# 開卷語

● 鞭鼓生

## 目錄

。識依不智依、四 。語依不義依、三 。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、二 。人依不法依，一 ：法依四



- 二〇五 耐煩行善
- 二〇六 貪則近貧
- 二〇七 大風先倒無根樹
- 二〇八 潔己身心
- 二〇九 解而未悟
- 二一〇 試金石
- 二一一 年關
- 二一二 天下第一等學問
- 二一三 真弟子
- 二一四 醫獸術
- 二一五 一片舌
- 二一六 容賢
- 二一七 擦檯布
- 二一八 一念升沈
- 二一九 三昧法水
- 二二〇 除妄求一
- 二二一 命在呼吸間
- 二二二 依林傳樹
- 二二三 裝點速朽之具
- 二二四 克己作聖



## 耐煩行善

在唯識學上，人們每天念起念落，不外五十一種心所，而這五十一種心所中，卻只有十一種全稱肯定地是善法。我們如果拿篩子來篩，恐怕惡法出現的或然率要高得多，因此稍不留神，就可能掉落惡法陷阱，而淪為魔子魔孫。情況既是如此險惡，「眾善奉行」自然當為每位佛教徒奉作金科玉律。偏偏翻開報紙，打開電視，每天都載滿了殺人搶劫，色情買賣，股市漲跌，政治紛爭的報導，耳目所及，無非是這些人性的齷齪面。膽戰心驚之餘，想要做點好事，都要緊張萬分，深恐被偽善者所欺瞞；至於真正行善者，還要鼓足勇氣，忍受別人將信將疑的眼神。

王鼎鈞教授言：「做事要耐煩，做好事尤其如此。做壞事的人自知理屈，能忍受一切盤根錯節之處，做好事理直氣壯，容易憤慨負氣，以致人間好事多磨，而壞事常成。」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就是這個道理吧！想想那些毒品走私者，任憑海關警察如何緝捕防範，他們依然千方百計，無孔不入。惡人積極行惡，善人消極行善，這世間怎不充滿罪惡並日趨污穢呢？

可是「萬法唯心造」，世間所呈現的一切，原是眾生心力所造，我們又怎能就此甘心下流？我們要再三呼籲佛教徒，大家要「耐煩行善」，切莫因濁惡滋盛而裹足不敢行善；切莫因流言誹謗或效果未彰，便率性不幹。要知所有的善事，表面雖是利人損己，實質上都是植節養德。他若相瞞，自有因果，我心真切，功德自成。矜功自伐，得理不饒人，往往貴事，又豈是有福之人？

「願將穢土三千界，盡種西方九品蓮。」這那裏是口中說說的弘願。它需要佛教徒群策群力，積極行善，面對目前惡劣的處境，不逃避，不厭棄才能成就的呀！經上云：「三賢十聖忍中行。」三賢十聖尚且必須在忍中上弘下化，那麼凡夫如我等，又怎能夠例外呢？



## 貧近則貪

貪、瞋、癡三毒之一的貪字，像傳染病一般，霎那之間，遍布了台灣，它正在腐蝕、毒害著我們台灣百姓的民心。「利帛惑人心」，投機、不勞而獲的暴利，使安份守己的老百姓，變成傻瓜，白癡般地被譏諷著。

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的因果律，在人們的心中推翻了，一本萬利，坐享其成是近年來人們的幻想。貪慾造就了人們揮霍、暴殄天物、捨棄美德的社會價值觀。老師不願教書了，學生從家庭、社會取得了最新的資訊，許多人縱身跳進了慾望的深壑，老實本份的訓誨，而今成爲食古不化的教條。老年人手足無措了，惜福、勤儉、自食其力的觀念，行不通了。這社會變得乖舛、詭異、危險，充滿了邪見。

成群的人盲目地向錢財追逐、跟進，一窩蜂地攢營、求取。有人說：「我只要賺夠了就抽身。」「抽身？」陷在泥沼中的人，只要稍微一動，便會愈陷愈深，既嚐到那杯羹，那會捨得抽身呢？利令智昏啊！

於是乎，看到別人日進斗金，便坐立難安，滿腦金光閃閃。這一閃，閃出了三毒的火花，無始的貪瞋癡，猛烈地燃燒起來，它催促著眾生，在惡業中輪轉打滾，多少人因著貪欲，參與了社會乖理的造作。惡因結惡果，最近終於台灣股市崩盤了。這勢如山崩的情形，把許多人的資金套牢了，財利轉眼成空。唉！焦慮、無助、絕望，終日坐困愁城哪！

貪則近貧，大家要知道，非份之財不久留，因果相酬，遲早要起現行的。貪念是地獄的種子，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正牽引著人往地獄下墜。如果人們受此教訓還不覺醒，更大的禍害，將會隨之而來，貪婪的眾生，終將一無所有啊！



# 大風先倒無根樹

世間有八種風，能扇動人心，君不見：聽人面譽喜孜孜，聞人譏刺憤難平，背後毀謗心頭惱，人前誇讚喜知音，更有得意的忘形，失意的消沈，逢順境而放逸，遇逆境而難堪，林林總總，不一而足，而人們的情緒，也就終日在這一陣又一陣的狂風中起伏不定，多少學佛之士，正因為這八風而道心退失，正因為這八風而道業難成。

然而，俗云：「大風先倒無根樹。」樹會倒，怨不得風大，所以處身五濁惡世，要抵擋八風侵襲，便得於心中滋長出根力，果能心有所主，安住正法，則任它狂風大作，也自根深柢固，不動不搖。那麼什麼是不畏大風的根力呢？就是三十七道品中的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等五根與五力。

人世之中一切順逆境界勘破了，就是個「因緣生法」，沒有必要花心思去追求，反倒樂於仰賴佛菩薩所教導的一切正道及助道法，這就是有了信根，信根繼續滋長，便能破除疑惑，面對此等順逆之境，能夠猛然反省，「也不是風動，也不是幡動」，卻是「仁者心動」，那就是信有了力。進一步地勤行這些正、助道法，勇猛強悍乃至破除身心懈怠，努力地去辦出世大事，那就是具備了進根進力。如此一來，專注在所修道法上，念茲在茲，破了其他邪念，只成就出世正念功德，就是具備了念根念力。正念既明，攝心一種法門，一門深入，心念永遠與此正助道法相應不散。乃至能破亂想，發了禪定，這就具備定根定力。如此正觀分明，善能抉擇是非，乃至遮止各種煩惱惑業，而發真無漏，便是具備慧根慧力。根有能持、能生的意思，力則不為他伏，又能伏他，試想，具備此等功夫，、那怕它八風呼嘯而過？

蓮池大師曾說，學道沒有僥倖或枉屈之事。又說：「學道人，未有名掛山林，身馳朝市，悠悠颺颺，一暴十寒而成道者。亦未有苦志力行，殫精竭神，不退不休，以悟為則，而道業無成者。蓋求名在人，求道在己，學道人惟宜決心精進而己，勿懷僥倖之圖，勿以枉屈為慮。」想我眾生，雖處澆漓末世，只要決志出離生死，精誠不退，善根便當愈長愈堅固，那麼不論八風如何來勢洶洶，也將能夠「巧把塵勞為佛事。」端坐在紫金蓮台之上了。



## 潔己身心

古大德曾一再勉勵修行人，要潔己身心，面對大眾，所做所為，必須質直無偽，盡己至誠，不可揀擇利害，顛倒是非。又，但依至誠行事，莫為事情之成與不成而患得患失。要知，雖在古聖先賢，尚不能事事順遂稱心，吾等又怎能詭詐苟且而勉強求成呢？

修行人與一般世俗人，心態應該要有所不同，這「在夢之身」，必得要喚它醒轉，怎可如蓮池大師云：「田舍翁五畝之宅，寒令史抱關擊柝之官，窮和尚三二十家信心供養之檀越，已眷眷不能捨。」真要修行，對一時的衣食安穩，富貴供養，均得看得淡，放得下，才不會被塵欲迷染，而目光如豆，盲了往西方的法眼，造了下三途的縛因。

澆漓末世，總是薰蕕雜處，立身行事，稍不審慎抉擇，便會認邪作正，以正為非。本應親近者反而疏遠，應該疏遠者反而親近。入鮑魚之室，久而久之，與之俱化，劫劫生生，便自常為魔侶。更有許多人，誠如佛言：「雖受佛戒，心樂邪業，不信正道，不知有罪惡之報，假名事佛；常與邪俱，是名魔弟子事佛。」可嘆這一念的失真，竟爾曠劫漂流，豈不令人畏怖！

修行人要轉凡成聖，必得將累劫的煩惱俗見，一層層滌盪清除，對世間終將化為塵土，虛幻不實的事物，萬勿浪費生命，奔馳追逐。古有僧人詩云：「大樹大皮裹，小樹小皮纏，庭前紫荊樹，無皮也過年。」有這般定見，行得正，看得破，坦蕩磊落，玉潔冰清，修行的消息，便算透了幾分。



## 解而未悟

有人問蓮池大師：

「明知五欲毒害甚深，偏偏又斷不了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

大師答道：

「人，有解有悟，這只是解而未悟啊！」

每一位修行人，是不是也常常陷在這樣的懊惱之中呢？經典上是明明白白地記載著，祖師大德也苦口婆心地叮嚀著，看的時候，聽的當中，都有感於心，而做的時候卻又掉回到自己習氣的坑塹中。啊！原來這就是有解無悟。

在世間很多人，明知貪污是犯法的，吸毒是戕身的，婚外情是越軌的，忤逆是不孝的，殺人要償命的，這些道理全都學過了，可是陷在惑海中的，還是那麼多。試看那闖紅燈的人，是否都心存僥倖？然而在人生旅途中，紅燈闖多了，不是挨了罰、闖了禍，就終要變成輪下的冤魂。

印祖曾說過：「厭之心愈切，則修之心愈力，修之心愈力，則證之之益愈大矣！」修行人愈不戀著娑婆五欲，出離的心便愈強，否則明知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這地獄五條根禍害無窮，卻日年年沈湎其中，無法擺脫，豈不悲哉？

我們且看「悟」字，說文上說「從心吾聲」，本義作「覺」解，乃心中徹底了解之意，故從心。又吾本作「我」解，人事品物，及其辨識因應等，必由我之正確了解，始能得其肯綮，故從吾聲。可見這徹底的覺悟，還得把平日所學的道理，變成我心中的東西，才能算數呢！

佛學原本就是一門覺悟之學，眾生就是那麼一點心頭未明，才永劫沈淪。而今，若欲離苦得樂，大家恐怕不能把了生死，生西方作口頭活計，而要加緊破迷啓悟了。



# 石金試

古人云：「見遺金於曠途，遇艷婦於密室，聞讎人於垂斃，好一塊試金石！」試金石質地緻密，硬度高，吹火不熔融，以黃金畫條痕於石上，可驗出成分的優劣。而修行人功夫的高低，心術的邪正，也須試金石來勘定？曠途遺金，試試你對財帛動不動心？密室艷婦，考考你美色當前，能夠把持幾分？垂斃讎人，驗驗你我是非揮去幾許？

這般的勘驗的確不容易通過。以前，蓮池大師曾撰文讚歎東漢的劉寬——劉寬，官拜司徒長史，為人十分寬和，對百姓不用典刑的約束，而用禮教化導，下人犯錯，也只是用蒲鞭懲罰示意，使知羞恥而已。此等寬和，讓劉夫人頗不相信，意欲試他一試，乃安排婢女，趁上朝前，端羹湯故意失手，潑污朝服，看他發怒不發？這是常人所不能忍，而劉公竟只溫和詢問婢女，湯汁燙傷手否？始終未曾發怒。

所以大師言：「即此二事，知其真菩薩人，不可企及。且今之治民者，用格外之嚴刑，尚不能折獄，蒲鞭而民自化之，非大威神力，何以至此？

今御下人，小不如意，動輒加刑，羹污朝衣，反恤之而不責，非大慈悲力，何以至此？臨朝逼迫，而乃從容更衣，心不動搖，非大禪定力，何以至此？

火宅中具如是操略，如是器量，勝出家兒蒲團上三十年工夫矣！吾輩觀此，可不愧乎？可不勉乎？」

試金石真乃無所不在啊！它宛如照妖鏡一般，真假純雜，無所遁形。原來橫逆出現，正是勘驗平日涵養及蒲團工夫時刻！過不了關如何是好？將非練不勇，兵非練不精，修行更是要放下身心世界，拚一條窮性命，只一路向起心動念處勘驗去，則外在的枝枝節節，果真於我何干？如是金而非金，艷而何艷，讎而不讎，用心至此，何事不辦？



# 關年

又是新的一年，新年裏，恭賀祝福的話語洋洋盈耳，卻總要熬過了年關才說。說起年關，正值青春歲月的年輕人，怎會覺得它是個關呢？於是乎，秋月春風等閒度，在揮霍完人生最鼎盛的年華後，老大徒傷悲了，對於新來的年，便再也不敢欣慶，而是畏懼。

至於修行人對「年」的降臨又是怎樣的呢？古人有云：「臘月三十算總帳。」算一年總帳呀！多麼怵目驚心！想想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究竟造了多少清淨善業？去除多少惡穢習氣？慾海洪流中，穩住了舵沒？把住了方向沒？若果在其中，飄飄浮浮，悠悠忽忽，未曾用心修行，生死泥中的一粒種子，逢春便發，那麼，一切吉祥語，都成應酬，都成反諷，又何恭賀祝福之有呢？

而我們修淨土的人，一句佛號也不是那麼容易提起的，若是口念彌陀，心繫五欲，依舊是念念娑婆，不得要領。古德要我們「熟處轉生，生處轉熟」，想想看呀！多生多劫，流轉生死，熟的當然是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更有那毋須外境，自爾生起的內法塵，糾結盤纏，難以掙脫，而一句佛號，若不能老實念來，便覺空空洞洞，了無意趣，便是生得很哩！所以，平日裏除定課的禮佛念佛外，還當敬研經教，拜讀祖師大德的修行法語，就像每天看報一般，務使聖言量涵泳於胸臆間，則一句佛號，才能老實，才能親切，臘月三十算帳時，才不致於熟的依然熟，生的還是生，手忙腳亂，年關都過不了，還敢道一聲恭賀新禧麼？

今年，世界一片混亂，災難近在眼前，有了今天，誰也不能確保有無明朝，薄地凡夫的我們，雖有雙眼，卻是心盲，總要依憑佛菩薩及師長的提攜教化，才能過得了年關，才能欣欣然地互道一聲：「新年恭禧！」





## 天下第一等學問

古人言：「臨事肯替別人想，是第一等學問。」學問有深有淺，常人多半以學歷的高低，來論學問的淵淺，再不就是以背了多少本書，看過多少本注，來斷高下。至於能將學問匯到做人處事上，則非一般人眼力所能辨識。

替別人想，正是仁心的表現。仁字，說文解爲：「親也，從人二。」二，即是厚之象，意即厚以待人之意。「二」又像天地，因爲「仁」是天地生物之心，凡是人能贊天地化育的，就稱作仁人。

昔日，范文正公在開封任職時，曾命他的兒子——純仁，將五百斛麥子，解往姑蘇，純仁在路途中遇見父親的故友石曼卿先生。當時曼卿先生十分落魄，家中有喪事，三年尚未埋葬，純仁知道了，馬上將麥子所賣得的錢，全部接濟石曼卿。後來又聽說曼卿還有二位女兒，因家貧未嫁，便將運麥的船也送給了他。當純仁返回開封後，告訴父親說：「在丹陽遇見了石曼卿先生，他有喪，三年未葬，又有二女未嫁，賣麥所得的錢，全幫助了他，還不夠。」

文正公就說：「何不連船也給他呢？」

純仁回答：「船也給他了。」

這真是父子同心啊！純仁先生果然不負父親取名「純仁」的厚望。

這千古的佳話，聽千百回也不覺無味，范氏父子博施濟眾，處處替別人設想的仁風，風行千載，令人讚嘆！而佛的德號，又名「仁尊」，正因爲仁是德之光；植物的「核仁」，只要種植於地，就會再長出新的生命；天下最吉祥的鳥——鳳凰，亦名「仁鳥」。所以能夠行仁，必定最有德，最有生機，且最爲吉祥的，那麼仁行便自然是天下第一等學問了。



# 子弟真

佛陀向大弟子富樓那尊者說：

「富樓那！你發心要到輸盧那國去弘法，可是那是個民性暴戾，凶殘成風的國度，外國人去，很容易喪失生命，難道你不怕危險嗎？」

「慈悲的佛陀！正因為輸盧那國是一個邊地野蠻的國家，沒有人肯發心前去弘法，所以我才覺得非去不可。去到那裏，我知道有一切的危險會隨時發生，但爲了宣揚正法，區區我個人的安危，實在沒有顧慮的必要，懇求佛陀慈悲應允！」富樓那說。

「富樓那！如果你到輸盧那國，它們不肯接受你的教化，反而破口罵你，你怎麼辦？」

「佛陀！沒有關係！他們只是罵我，畢竟沒有用棍棒打我。」

「假如他們用拳頭、瓦石、棍棒打你呢？」佛陀再問。

「我仍然覺得他們很好！他們還沒有用刀杖刺傷我。」

「如果他們用刀杖傷你呢？」

「他們並沒有殘酷的將我打死！」富樓那微笑著說。

「萬一他們將你打死了呢？」

「這我就更感激他們了！他們殺害我的色身，幫助我成就道業，進入涅槃，並使我得以身體生命報答佛恩。只是遺憾，這對他們沒有一點好處！」富樓那說。

「富樓那！你不愧是我的真弟子，修道、佈教、學忍辱，心境都能安適，大家將歡送你到輸盧那國去度化眾生。」

剛開始，富樓那去到了輸盧那國，根本無法展開佈教工作，輸國人民不只民性暴戾而且過著茹毛飲血的落後生活。富樓那便不急著弘法，而先改善他們的生活，他每天忙著照顧、醫治生病的人們，再教輸國人識字明理，進而教他們耕種及治家的方法，並且利用晚上時間，講說因果報應的道理給他們聽。很快的，富樓那的佈教工作展開得非常順利，輸國的人民皈依了佛教。富樓那在那裏收了五百大弟子，還建立了五百僧伽藍。

看看這位佛陀真弟子，慈悲何等的廣大！度眾何等的善巧！忍力何等的堅固！因此，才足以擔荷如來的家業。我們末世佛子，若欲當「真」，還要向尊者的行徑好好討教去。



## 醫 猷 術

蓮池大師「有感」詩云：「士俗不可醫，祇爲居無竹，種竹若成竿，俗士應不俗。惟人號曰猷，猷毒從胎來，封結甚牢固，千聖不能開。世間儻有醫猷術，何繇敗家與亡國？」

竹，人稱爲君子，向爲文人墨客所雅愛。蘇東坡有詩云：「可使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，無肉令人瘦，無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，俗士不可醫，旁人笑此言，似高還似癡。」四川是蘇東坡的故鄉，在鄉野間，放眼望去，一叢叢的竹林下，就隱約著一戶人家，這屋前屋後，植竹成林的風氣，是其來有自的，種竹成竿就不是俗人了，可是猷毒要如何來治癒它呢？

猷字在說文上說「從犬豈聲」，本義作「癡」，乃呆傻之稱。從犬，因爲犬全受主人指使，惟命是從，癡猷之人，不能自主，如犬受人戲弄。又「豈」是「愷」之省文，愷有「安樂」的意思，癡人無憂無慮，懵懵懂懂，好像安樂的樣子。至於癡，是「從疒疑聲」，本義作「不慧」。曉解明敏爲慧，反之便爲癡，癡即神思不足之病態，故「從疒」。又「疑」有「迷惑」之義，癡者迷惑於事理，莫知所從，而猶豫不決，故癡「從疑」。

蓮池大師以爲癡猷是宿生惡習，居三毒之一。眾生有這猷毒便終日陷於五慾六塵的迷惘中，因爲在這癡病作祟下，心中猶如群蟲萬頭攢動，無法作主，只好任宿習作主，這就叫「任病而行」。蓮池大師釋云：「決之東方則東流，決之西方則西流，是任病也。」世間那一朝、那一家、破敗滅亡不是由此？

世間法找不到醫猷術，出世間法卻有的是，但有一個起碼條件是：「肯醫」。佛家要去掉三毒的擾害，就得勤修「戒、定、慧」。要將「癡」這不慧醫成慧，必須由戒入手。「戒是無上菩提本，長養一切諸善根。」癡人若能攝心守戒，讓那意馬休馳，心猿罷跳。如此，不只因種竹而不俗，且真正體會到「抱貞心，分苦節」的樹德決心，而砥名礪行。果能受此佛法的醫猷術，才能真正成爲出格之人，永離三界火宅的煎熬啊！



# 舌片一

古德云：「至人一片舌，是轉凡成聖的妙藥，說到極真極實處，不覺令人心如水洗。」

同樣是一片舌，至人用它來滌盪眾生的煩惱。想想你我，是如何來運用它的呢？

戰國時蘇秦與張儀，竭其所能，鼓其舌功，游說於列國之中，蕩蕩天下多少是非與爭戰，就在這區區三寸之間泛演開來。而世間的名利客，也無不充分展其舌鋒，以攀富貴權勢之巔。至於生死凡夫，亦終日聒聒，滔滔不絕，東長西短，此是彼非，口業盡虛空，竟不自覺。殊不知口乃患苦之門，禍累之始啊！

古大德又曾云：「文人口業，綺語獨多，他人刺心之事，偏能以談笑出之，在我之口頭愈快，在彼之抱恨愈深。每見慧業文人，往往貧窮徹骨，潦倒不堪，甚至反不如負販小民，得以稍安其衣食，豈必盡屬生前之故乎？苟能立心仁厚，常以隱惡揚善為懷，則口四惡業，不期寡而自寡矣！」

佛陀教導眾生，要遠離四種言語：

- 一、不樂說人及經典之過。
- 二、不輕慢他。
- 三、不讚他亦不毀他。
- 四、不生悲恨之心。

口能如此，則得安樂修攝其心。因此這片舌，必須謹慎防護，它是一切門戶之關鑰，薄地凡夫一切迷惑，多半由言語起，因此煩惱無邊。優曇大師有偈言：「道人來到道人家，一柱清香半盞茶，不說世間塵俗事，聲聲只讚白蓮花。」修道之人，如是善轉，則「口業莊嚴」矣！

## 賢容

古人在從政爲官的鑑言上，如是言道：

「凡媚嫉之人，不能容賢，總是我見之爲累耳。有聞其名，雅相慕重。及至面前相對，便有一二事忍耐不過。積久愈成仇隙。故容遠賢易，容近賢難。容賤易；容貴難。容暫易，容久難。何也？氣相觸也，才相抵也。名相傾也，勢相軋也。而彼賢人，亦未能盡平心無我。交久以後，實見他有不足處，往昔慕德，已認爲錯敬。今朝嫉賢，反覺爲平心矣。夫是之謂不能容，彼實是消遣不下也。」

讀罷此段文字，捫拊己心，是否也有那過去十分仰慕的大德、法師、居士，現在竟覺得錯敬呢？是否也在相處過往中，彼此有一二事忍耐不過，有幾樁誤會未曾消釋，積久也就成爲仇隙了？官鑑上要爲官者「平日克己平情，挺身爲國，於一切毀譽愛憎，纖毫不掛，方能爲子孫、黎民造福。」想吾等學佛、學菩薩之修行人，在胸懷中，容納不了幾個賢人，又如何能容下廣大的芸芸眾生，爲他們拔苦與樂呢？「宰相肚裏能撐船」真正的大臣，他要寬宏大量，網羅賢才，讓他們發揮所長，才能成就大事，爲民造福啊！

雪公曾言：「凡是人才都有脾氣，要成就好事，用人才，就要忍受人才的脾氣。」在這世間，要做成一件功德，絕非一人獨力所能，官鑑又云：「獨則無曜，競乃有功，古來名人，俱以相翼而成。」學佛之人，生死當前，爭寵奪權，毫無意義，若欲成就菩薩行業，更要容賢納眾，養就心中的一片春天，此事宰相能，佛子又有何不能？

再者，佛門有「六和敬」之說。此即凡修行人必須在身、口、意、戒、見、行等六方面，外同他善，內自謙卑，和敬共處，同修佛道。修行人果能心容賢才，和敬便不難矣！想想看，也許過去曾因「年輕氣盛」，壞了幾多大事，誤了幾多機宜，今而後在修行的路上，若是依然高舉慢幢，既憍且妒，那生死的根苗便永難拔脫矣！



## 布 檯 擦

慈舟法師說：「我常說出家人猶如擦檯布，給人家做佛事，求懺悔消罪過，好像是人家的檯子污穢了，我們要替人家擦洗乾淨，可要善擦，把人家檯子擦淨，我們用的擦檯布還不染污。不然的話，擦來擦去，別人的檯子雖然乾淨，我們的擦檯布也就穢污破亂不能用了。」

法師這段話是對出家人說的，而在家學佛之人，依然受用。華嚴經云：「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。」發心菩薩因憫念無邊眾生，迷惑顛倒，酬業受苦，無有盡時，乃發大悲心，思與拔救。然而何以有「功德愈做，慢心愈長」的情形？又何以有「學佛一年，佛在眼前。學佛二年，佛在西天，學佛三年，佛化雲煙。」的譏誚語呢？想必是把擦檯布擦髒了，層層污垢，化成重重煩惱的緣故吧！

但是依世俗道理，「擦抬布」那有擦了別人的檯子，還不擦髒的？這就問到佛法的妙處來了。原來我們的心體猶如明珠，它的質地本自光明，不染塵垢；染歸不染，附著卻是有的，那附著的東西，不外五欲六塵，其實五欲六塵也不能自己來沾著，它是乘著妄想執著，來相沾著的，所以只要各人善用其心，隨時不忘覺照：為他人做佛事，求懺悔時，至誠懇切，心地清淨，妄想不生，但求仗佛力、法力，使人得實益，則人家的恭敬供養，於我如浮雲，對我的光明本性，焉能有所染呢？唐、龐居士曾言：「但自無心於萬物，何妨萬物常圍繞。」擦檯布果能到這地步，那就不論擦到多麼污穢的檯子，或擦過多少次，依然潔淨無損了。

法師苦口婆心的提昇拉拔佛弟子，以一塊擦檯布設諭，正可以讓許多退轉邊緣的憂苦眾生，領略道要，回心用功。而我們淨土行者，道理知道，功夫未到，更要時時提起佛號，以期杜絕妄想，復我本性。



# 一念升沈

從前有位出家人，拿著一件虎皮，好玩的披在身上，假扮老虎模樣走在山徑間。路人看見了，以為猛虎出現，都驚慌失措的逃命，結果將行囊掉落在山路上，這出家人一時起了貪念，去檢取路人掉落的東西。怎知那身虎皮，竟牢牢的附著在出家人的身上。突然間，人變成了老虎，雖然心裏是清清楚楚的明白，自己是一個人。

出家人非常的懊惱，他變成這等模樣，根本不敢返回寺廟，可是在外久了，漸漸感到飢餓起來，後來，他餓慌了，不得已，便捕捉起狐狸、兔子、羊、狗等動物來裹腹充飢。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有一天，他捕捉到了一個人，將要吃的時候，定神一看，所捕的人，竟然是一位出家人。一時之間，他百感交集，悔恨不已，乃至於放聲悲號，想到自己，原本也是出家人，只因一時好玩假扮老虎，那知弄假成真，今日竟假戲真做，幹起殺生吃人的勾當，他懺悔之極，將自己的身體，用力的在地上摔擲，很奇怪的事情發生了，在摔擲之時，那身虎皮忽然脫身而墮地，出家人昂然的還復了人形。

這出家人，因有這段刻骨銘心的奇異遭遇，此後便穿著破衲，四處行乞，並遍參善知識，盡心盡力的辦道，後來成爲一位很有成就的大德。

這故事是蓮池大師，在竹窗隨筆中收集的。整個過程令人毛骨悚然，其中的變化，只在心念的轉移，原來迷心起於惑海，六道的浮沉，就在這念起念落中頭出頭沒。經云：「心、佛、眾生」三無差別，要轉凡成聖的修行人，還真得在心術上下功夫！



## 三昧法水

印祖云：「瞋心乃宿世之習性，今作我已死想，任彼刀割香塗，于我無干，所有不順心之境，作已死想，則便無可起瞋矣。此即如來所傳之三昧法水，普洗一切眾生之結業者。」

時值澆漓末世，人心陷溺，人我之間，動輒爭強鬥勝。你罵我一句，我要頂回一句；你擊我一掌，我要還你一拳；你捅我一刀，我要射你一槍；誰也不讓誰。張眼瞧瞧路上來來往往的人群，多半是茫然、緊張、扭曲的臉孔。不快樂的人們啊！只因逆情不順心的境界，無時無刻不在侵擾著心靈。整個有情世間，一團昏惑，修行其中，往往不能倖免。

終日諸多煎迫，瞋心油然而興起，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」善根因瞋而壞滅，煩惱因瞋而熾盛，如何了脫生死？印祖因此為吾等開出三昧法水——「作我已死想」。是啊！我已死了，命都休了？還有什麼好計較？死人永遠不會還口與還手，縱是刀割香塗，對於死者，原本無關痛癢，於是乎瞋恚止歇，惡根消滅，修行工夫就如此增進了。

三昧即是正定，博地凡夫從無始已來，心常不直，障蔽正道，故而喪失智慧之命，尤其瞋怒時，必然忘失正念，燒燬功德之林。行者念此，果能正心行處，息慮凝心，心定於一，即得三昧法水，洗滌一切煩惱塵垢。

橫逆之來，正足以考驗平日涵養，若勃然大怒，不可制止，這般模樣，又與不修行人有何差別？吾等眾生，要離煩惱舍宅，三界塵網，自當敬服祖師所示之妙藥良方。





# 一求妄除

時光易逝，人易老。人們終日吃飽了一餐，就等著下一餐。稍有閒暇，便受三毒鼓動，虛妄的心，緊緊的攀緣著六塵，在顛倒的狂海中，隨著業風起浪興波，如是日年年，生生世世，不知造了多少三途惡因，自己卻都莫明所以，稍嘗業報，總是怨天尤人，哀聲嘆氣，這時節誰肯平心自省，過去多少歲月，是否在妄想及口舌是非間滑溜而過？

夢東禪師云：「衲僧三百六十骨節，在在撐天拄地。道人八萬四千毛竅，一一徹古通今。」何等高潔的風骨啊！試想：一尊迴脫塵氛的行者，他昂立於高峰之巔，迎風遠眺，以撐天拄地，徹古通今而自期許。原來一代的高僧，是以這般志節異於凡俗的啊！

終日在芝麻綠豆般的妄念中過活，只會使人氣格卑下，尤其在人我是非中計較，神色焉得不枯澀灰敗？如是渾渾噩噩，美名曰修行，終是如印祖所云：「將超凡入聖，消除惑業，成就淨念，作口頭活計。」而已，未從心底連根放下，工夫永遠無法增長，習氣永遠無法斷除。雪公曾云：「人即便活到七十歲，亦無樂可言。何以？因十五歲以前及六十五歲以後這二十年，可說神昧神昏，剩餘五十年，除去夜晚一半，僅剩廿五年，而這廿五年，又以逆境居多。」仔細思量，可以念佛修行的時日，能有多少？更何況不是每個人都可活到七十歲，若不當下痛加警醒：命在呼吸之間哦！即便提起正念，預備往生，只恐來路茫茫，三途有分。

啊！障在吾人眼前的這片陰霾，一日不翦除，歷生累劫將永遠不得安寧，世俗的恩恩怨怨，常是往生的障礙，雪公不是曾說過：「愛恩仇怨俱是魔現。」你我淨土行人，當以力除妄念，志求一心，普勸念佛，同生蓮邦為此生最重要的願力與目標。



## 命在呼吸之間

佛陀問一弟子：「人命在幾間？」

弟子答道：「在數日之間。」

佛陀言：「你尚未悟道。」

佛陀又問另一位弟子：「人命在幾間？」

弟子答青：「在飯食之間。」

佛陀言：「你尚未悟道。」

佛陀再問一位弟子：「人命在幾間？」

弟子回道：「在呼吸之間。」

佛陀言：「善哉！你已經悟道了。」

佛陀告諭世人，「人命在呼吸之間。」然而生死凡夫，無不貪生怕死，平素更是諱言「死」字。而印祖偏偏在自己的關房上寫上斗大的「死」字。以爲自勵，並書道：「學道之人，念念不忘此字，則道業自成。」又言：「求生西方者，不可怕死，若今日即死，即今日生西方。」聞得此言，不妨反問：「你我怕死嗎？」對「死」已做了多少準備？當下呼吸之間就撒手往生，你放得下嗎？

眾生對這世間，有太多的牽掛與眷戀，對凡情難以割捨，更錯誤地認爲來日方長，萬樂無疆，於是終日打混空過，虛生浪死。那知吸氣雖存、呼氣難保。生死大事，若不及早預辦，想臨時再修，屆時恐爲業力所奪，難以作主。要知佛陀視王侯之位，如過隙塵；視金玉之寶，如瓦礫；視紈素之服，如敝帛。既爲佛弟子，即當學佛心與佛行，更當學佛陀的覺悟——「人命在呼吸之間。」一息不來，無所依怙，值此末法，唯有仰賴彌陀的慈悲接引，方得永超生死，你我優游凡夫，焉得不時時做好往生的準備？



## 依林傳樹

在世間法上，要進德修業，必須依附良師益友切磋琢磨，才得以進步增長。否則，「獨學而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。」修學出世間法，何嘗不是如此？

大智度論上說：「新發意菩薩，機解軟弱，雖言發心，多願生淨土。」何以如此呢？譬如嬰兒，如果不在父母身旁，接受養育照顧，便可能墮阮落井，或受火蛇等災難，再不也會因缺乏乳水而死。所以必得靠父母摩洗養育，方能長大成人，才能紹繼家業。菩薩亦然，若能發菩提心，大多願生淨土，親近諸佛，增長法身，方能匡紹菩薩家業，救度無邊眾生。

讀過論文，印證世事，年紀愈長，愈能體會娑婆世間，果真猶如火宅。千緣糾纏，百苦交煎。雖欲學佛，稍稍發心，即魔擾障現，小小善根，霎時便被摧毀殆盡，尺進而丈退，如何還能嘗深法味，得諸三昧？因此先聖有言：「未得不退轉位，不可混俗度生。未得無生法忍，要須常不離佛，譬如嬰兒，常不離母，又如弱羽，只可傳枝。」

啊！鳥子翹翹未長成，不可強迫牠往高處飛翔，必須先依附著樹枝，靠林木來相扶持，等羽翅長硬了，有力了，才可以離捨樹林，翱翔高空，所以吾等佛子，個個先當志求往生西方。即從此時，早備資糧，一念彌陀，緊守不放，臨終成就，寄質蓮邦，一旦見現在佛。自然根器猛利，速證無生，然後就如鵝入於水，水不能濕，再返娑婆，便無退轉之虞，這，才是最穩當，最便捷的修行方法啊！



## 裝點速朽之具

「林太太！阿彌陀佛！怎麼好久沒看到你來念佛啊！」

「唉呀！好慚愧！最近忙著搬家，兒子要娶媳婦，春假又要出國一趟，再加上三餐，買菜煮飯，整天忙得團團轉，抽不出一點時間來拜佛念佛！唉呀！真慚愧！」

「喔！那住在忠孝路的張太太，怎麼也好久沒看到來聽經呢？」

「她呀！過年我們才一起去日本。她也是不得閒，每天陪老伴到公園運動散步。接著去買菜，七點半，二位孫兒就按時送來。媳婦的二歲，女兒的五歲。帶了女兒的，媳婦的就不好意思推辭。小兒子又要考大學，晚上都陪兒子在家。她那有時間出來聽經哪？」

好忙啊！現代人都被「忙」捆綁得不能喘息。年輕的忙上班，忙養兒育女。年老的忙算計兒孫，忙三餐料理，忙出國應酬，忙養身保健……。「念佛」一事，一再順延，好似是忙完世情之後，才要解決處理的事。

是這樣嗎？在生命流程中，你要如何將「了生脫死」這件大事定位呢？

禪林寶訓筆說上言：「衲僧家，宜其念念在道，如救頭然，豈有閑工夫去裝點者速朽之具？」出家人要念念在道，在家人又有何本錢念念在世間凡情上呢？

王龍舒居士亦云：「千般裝點只為半寸之眼，百種音樂只為一長之耳，沈檀腦麝，只為兩竅之鼻，食前方丈只為三寸之舌，妙麗嬌嬈，只為臭腐之身，隨順迎逢，只為狂蕩之意，若能識破此理，便是無煩惱快樂之人。」

啊！歷劫虛生浪死的孤苦眾生啊！念佛修道豈可一再延宕懈怠，這臭皮囊畢竟是速朽之具，猶如風中殘燈，隨將熄滅，您怎能不驚不懼呢？



# 克己作聖

「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？」電視廣告如是說。

凡夫眾生的慾望無窮無盡，生此俗事，果真能：「只要我喜歡，什麼都可以嗎？」在滔滔的慾海狂流中，有多少人因縱慾而家破人亡！在庸庸碌碌的功利社會中，有多少人因禁不住誘惑而身敗名裂！太多的例子，活鮮鮮地發生在我們的周遭，那一念的差池，像看不見的魔掌，擄奪了許許多多無知的眾生。

果真是：「冥冥隨物去，渺渺不知歸」啊！我們的念頭，如果都順著心意去發展，那將永遠是煩惱無邊的憂苦眾生。想怠惰就找藉口自我原諒，見美食，就一心一意地想佔有享用。掩耳盜鈴，自欺欺人，想想看，其後果將會如何呢？

克制自己的私慾，這是聖人的用功處，也是聖凡的差異處。孔子喻顏淵：「克己復禮為仁。」儒家以禮來規範自己，佛家更直視戒律為解脫。若未能約束身口意、直至心中的私慾去除得乾乾淨淨，豈得迴脫根塵，靈光獨耀？所以道宣律師才有：「心若清淨，令眾生界淨，眾生既淨，則佛土淨。始除煩惱，令戒清淨，戒既完具，定復清淨，以戒定淨，令智慧淨。」的教誡。

可見要轉凡成聖，絕非隨意便成；要發願往生，更是少不得克己自修。雪公佛七開示偈云：

「願我臨終無障礙，平時惟有勤持戒。

欲將寶器盛醍醐，不洗灰塵空敗壞。」

要臨終無障礙，這放縱嗜欲，貪染六塵的習氣，還真需要依持戒力。一一克去，克除盡淨，那時要說：「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？」也就成爲真正自在的話語了。